

镜头
下
云南

穿越 神灵 的 村庄

周文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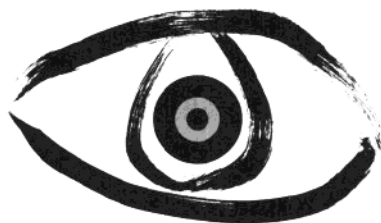
*Yunnan in focus
Walking through a
village of fairies
and spirits*

云南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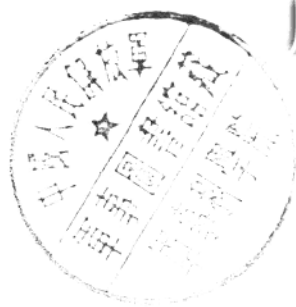
Walking through a village of fairies and spirits

穿越神灵的村庄

镜头下的云南



周文敏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总 序

似箭光阴，如梭星斗，岁月可以抹去山川的变迁，却留下民族厚重文化的沉积。中华民族的根在西部，炎黄文化的源在西部。西部，诞生精典的地方，改造人性的地方。千百年来，这里存在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另类文化，他们有着与内地很不一样的衣食住行和思想观念，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中国少数民族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们向世人展示了色彩缤纷的另一个天地。只有了解了西部的人文地理，才能看到一个站立大山高原古老民族的鲜活面孔。

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华民族西进的战车已经开启。巨鼓擂响，战旗猎猎，昭示着必胜的信念。西部十省(区)的出版人，摩拳擦掌，聚会昆明，呕心沥血，达成共识，合力策划推出了这一套“中国西部人文地理大系丛书”。

这是中国第一套深度人文地理丛书，反映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既描述历史与现实沟通的文化景观，又传达探索与考察的信息；既有游历体验，又是研究成果，融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地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为一体。

“镜头下的云南”是大系中反映云南的部分，其中的每一本都是以某个地域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历史场面和主流文化变迁为纬，深层次地进行挖掘。立足于这些特殊的地域环境和人文资源，图文并茂，时空串联，内容深入，文字浅出，用个人脚到、眼到、心到的踏访经历来达到重新认识云南的目的。每本书的入笔之处虽然都是一些世俗的，老百姓的生活，但所反映的是一方水土和人的关系，探讨和展现的是一种云南独有的人文精神。

这套书既有金戈铁马的雄壮，又具小桥流水的婉约，以亲临现场的感受，清新宜人的文风，于细微处见功力，用小手笔作大文章，在故事和图片的铺陈中告知读者乡土中国的活力所在。

西部不再沉寂，作为西部图书出版的马前卒，我们期望以这套图书为起点，为西部大开发推波助澜。

李安泰

2000年6月

目录



走进喜洲

1 Entering Xizhou



通向王国的村庄

17 A village to the Empire



过日子的好地方

25 A better-off place



快乐的民族

43 A happy nationality



书香村落

57 A village with a thick academic taste



人才辈出

65 Every generation
produces its men
of ability



众神的乐园

95 A paradise of
all gods



古风犹存

127 The existing
antique style



民居奇葩

155 A wonderful sight
of local residences



喜洲商帮发迹地

169 The origin of the
Xizhou merchantmen



走出喜洲

191 Out of Xizhou

走进喜洲



喜洲镇是一个行政区划，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辖的一个镇。它其实是由一个五十五个自然形成的小村庄组成的一个极普通的大村庄。它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村庄一样，每日、每月、每年日出日落，星移斗转，冬去春来。也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村庄一样，天蓝云白、农舍错落、鱼塘茅榭，田地阡陌。天晴时，风儿会送来阵阵泥土和成熟

大理市喜洲镇是一个依山伴水的鱼米之乡，是大理白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是白族民居群的所在地，是著名的蝴蝶泉所在地，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是全国重点侨乡，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昔日“喜洲商帮”的发源地，是……

杨士斌 摄





了的庄稼的清香。下雨时，村路照样泥泞不堪，人们踩着稀泥“叭呱”、“叭呱”地走出走进。

外国人学中文，最头痛的就是中国字的用法。非常严格，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拿一个“州”字来说，既是指古时的一种行政区划，也是现在比县大一级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专用称谓，如“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在“州”字前加三点水，则变成了“洲”字，这又是指的更大范围了，常常是指一块大陆和附近岛屿的总称，如亚洲；或者是指河流中由砂石、泥土淤积而成的陆地。这块陆地如果长着茂盛的草木，就成了人们形容的“一片绿洲”。如果你将“州长”写成“洲长”，那就将它的行政级别加大了许多倍，职位恐怕仅次于联合国秘书长。

这里说的“喜洲”不是一个州，更不是云南十七个地州中的一个，它只是云南的一百四十五个县市管辖下的一千五百陆拾捌个乡镇中的一个。尽管它就在云南有名的洱海旁边，尽管在这里有一个风景胜地大鹤鹏洲，也称海舌的地方，但不是说它就是一个绿洲，而只是云南农



村中一个普通的乡镇。

公元1999年年末的某一天，我走进了喜洲。

那天的阳光非常灿烂，蓝天下远处的苍山有点灰蒙蒙的，只有洱海反而显得更加深蓝，让人想起有一种叫“海军蓝”的颜色。

我是用一种旅游者的、漫不经心的眼光来打量喜洲的。

旅游者常常是用一种不予认同的、批判的眼光来打量他所见到的文化，并常常自觉不自觉将其所见到的东西同他心中的模式去做比较，这种模式是他已非常熟悉的某一环境，也许就是他的家乡。只有当他的发现与他自己设定的这个模式有出入，甚至大相径庭时，他才会产生兴趣，甚至发出惊呼。旅游就是要不断地刺激神经，探寻新的文化、新的景观。他千辛万苦出来寻求的东西和他在家时看到的一样，他还出来干什么？

我发现眼前的喜洲有些不同寻常，不像我所见到过的许多云南的灰扑扑的村庄。

我首先发现喜洲这个我第一次来到的地方，拥有一大片异常精彩



的民居。

我事先对喜洲简直没有一点了解，以前有许多次乘车从老公路经过这里，看见远处洱海边有一大片村庄，车上有人说：“那是喜洲”。我仅仅知道这就是说离大理不远了，其他关于喜洲的概念我一点也没有，甚至不知道喜洲以保留了一大批明清古建筑而闻名。我后来为我的这种孤陋寡闻感到汗颜，它差一点使我丧失了真正认识喜洲的机会。

那一天，尽管我在大理——丽江的高速公路“喜洲”的站牌处下车时，看到“喜洲白族民居群欢迎您”的字样，但我仍不以为然。我以为这和许多“风景旅游度假区”一样，里面没有什么风景，只是跳舞唱歌、吃饭睡觉的地方。因此当我以一种旅游者的、漫不经心的眼光在喜洲四方街后面游荡时，突然发现了一片黝黑古老的建筑。仿佛一个正忙于赶路的人，碰上了一条正在山上蛰伏的青龙，我一下子被震惊了。

那是一条怎样的青龙啊！正午的阳光让它披上了一层金辉，青色的飞檐斗拱、青色的门楼、青色的照壁构成了一组具有生命的群体。仿



佛它正在喘息，仿佛它就要动起来，就要舞将起来。

当然，我知道眼前的这些建筑只是历史，是凝固了的历史。但我仍不敢高声，惟有屏声敛息，脚步轻轻，生怕惊动了他们，生怕惊醒了它的长梦，勾起它们那些发霉的回忆和故事。

这是一组白族风格的建筑群落，青瓦白墙、高低错落、蔚为壮观。后来我才知道，喜洲竟有明、清、民国等不同时期的民居一万五千一百一拾幢，其中百年古屋一百五十一幢。是云南明、清建筑保存最好、最多的地方。

而我眼前的这一片建筑与其说是具有白族风格，不如说是具有等级的派头。一般白族人花一生的积蓄建房，土墙瓦房上只要能装上几扇剑川木匠雕刻的花门、花窗，再在山墙上画上几笔简单的水墨画就满足了，就被称之为白族风格建筑了。哪有这样恢宏气派、这样巍峨华丽、这样排场气势、这样精雕细琢的。尽管它们已显得有些斑驳陆离、有些衰老，却没有那种家运不顺的潦倒状，反显出一种铅华褪尽后的谦和



喜洲是一个依山伴水的鱼米之乡。肥沃的土地上茂盛的春花秋实将蓝天白云下的村庄烘托得风情万种。



与大度。

在这阴冷幽静的青石板巷里、在高大厚重的铁环木门中、在山墙青色的纹饰上，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明、清时代，让人想起《红楼梦》、想起《家》、《春》、《秋》里的人物。甚至还想到了祥林嫂。

我敢说，云南这块土地上，保留着如此众多、如此完好的明、清、民国时期建筑的也只有喜洲这一个地方了。云南的许多地方如腾冲、如巍山、如建水、如石屏是有许多值得保存的、值得回味的、以前的东西，但其规模和等级都在喜洲之下。

这些喜洲白族民居如今成为了“大理一日游”中的一个景点。一辆辆旅游中巴车，将来自全国、来自全世界的旅游者们拉着从这些古建筑前经过，扬起阵阵灰尘。不知这些旅游者们从车窗外看到这些古建筑时会想到些什么，会不会想到祥林嫂。

其次，我发现喜洲人，这个我从未接触过的人群，完全与众不同。

我是“闯”进喜洲人当中的。

那天下午，我在明媚的阳光下参观了喜洲镇的民居后，看到一户庭院里贴喜挂红，张灯结彩，正在办

周城的戏台是个有些年代的建筑了。不知在这里上演了多少大本曲、滇戏。今天，在台下每天照样上演着白族人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人间戏剧。





喜洲的周城是扎染之乡。这种以板兰根作蓝靛生产出的扎染早已远销省外和飘洋出海，为许多国人和外国人所喜爱，成为周城白族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结婚喜事。我就是这样风尘仆仆、脖子上挂着个相机，完全是一副旅游者的模样走了进去。谁知，人们没有把我当外乡人，反而像相处了几十年的老朋友一样熟络热情地招呼我，让座、倒茶、递烟和瓜子糖果，甚至还要招呼我吃饭。同时，他们回答了我的许多问题，并作好乐意回答我的任何问题的准备，却没有一个人问我：“你是谁？从哪里来？有没有身份证？进来我家干什么？”诸如此类在城里人的思维属于正常的，在这里却是荒谬的问题。

在主人盛情难却的要求下，我吃下了一大碗撒有红糖屑的糯米饭。吃完，主人又向我介绍客人中谁是他家阿婆，谁是新娘的叔叔、谁是新娘的姨妈……那份热情使我尽管分不清子丑寅卯，却还是一个劲地点头做笑脸，好像我是他们家的成员已经有几百年。

在宽敞的院子里，摆满了请客用的方桌长凳，厨房里传来阵阵香味，满头大汗的厨师正在炸酒席用的酥肉，临时用砖搭起的地灶上放满了大大小小的炖桶，煮着各种香喷喷的肉，帮忙的人们欢快地奔忙



着……

客厅里，有许多人在闲聊。人们谈论的虽是个四时农稼、村墙寨路之事，但见你是个外乡人，又会与你谈起国家领导人某某怎么样，北京名演员谁谁怎么啦，甚至昆明流传的顺口溜、小道消息在他们嘴里说出来竟然一点不走样，让人感到这不像是坐在离昆明近千公里之遥的地方。“现在你们办报是不是大量采用网上的消息？”一位不大讲话的中年汉子这一个极专业的问题更让我大跌眼镜。

为我倒茶的一位姑娘名叫杨绍华。事后我才知道，她刚从北京回来。已在北京搞了好几年旅游工作，专门做到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地的旅游线路，难怪姑娘举止言谈这样大方得体。你别看她小小年纪，她还是古董收藏和鉴定的专家呢，现在喜洲董家大院内开了一间很有档次的工艺品文物商店。她看中的东西和开出的价，是很少含水份的。

姑娘的叔叔，一位因养鱼晒得面色黝黑的汉子请我一定到他的鱼塘去看看，说是：“你到海心亭问石康家的鱼塘，就能找到我。”并用烟

后来，我在这位姑娘开的工艺品商店里，看到不少真正的古董，有几只古瓶的文物价值不菲，恐怕也只有在喜洲才会有这么多的好东西了。

